

賽珍珠自傳(七)

我的多元世界

賽珍珠著
郭功雋摘譯

南京城牆難民聚居

小時家住江蘇鎮江，於拜訪一位學校同事女友時曾經去過南京城。那時我是小女孩，受爾後見識的重疊，獲致印象已經模糊。如今我以嶄新的眼光打量南京。城在長江南岸七哩處，城區包羅廣濶。城牆用巨大磚頭造成，堅硬如石塊，是中國最富盛名的城牆建築。城頭上很寬敞，幾輛小汽車可以並排行駛。南京城周圍有二十五哩長。以後由於其他關連我認識這座城市更多。

理由之一是北方每週荒年就有大批逃避饑饉的難民蜂湧而來。難民羣逃來南京，沒有地方可以安身，他們就爬到城牆頂上搭蔦棚聊避風雨與日晒。其處多天北風呼號，冷得透骨。我跟曾念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一位年輕中國女友爲此事而大吵一通。到南京頭一個冬天正好遇上荒年，而且情形很糟。我四出奔走，盡一份力氣募集糧食和衣服用以調濟困陷在城頭的幾千名難民。

我去找楊太太，我已遺忘她的閩名。她年輕、漂亮，——只歡喜一味模仿時髦。她着緞子旗袍，剪裁得曲線玲瓏，頭髮亦已剪短，她家是兩

層樓房，西洋磚瓦式構造，家具半中半西。精緻的小會客室地上鋪了地氈，刺着花朵圖案，窗櫺掛了帷幔。牆上西洋風景油畫用雕飾木框懸好。

我向她陳述城頭上難民羣的苦況，她認爲是我編造的，不相信有這種事。我勸她上城頭親自看看，她却拒不接受，她住的是一條最現代化的街道，她從未遠離她的住處。「我見過芝加哥的貧民窟，我確信此地沒有。」她頗有信心的告訴我。

她也不願意面對事實。在我記憶中，楊太太是西化的中國木乃伊。她爲自己塑造一個小小世界，交往的人跟她一樣。他們困居小磚瓦屋內，丈夫在大學教書，子女上高級幼稚園。此外他們與世隔絕。也許他們害怕知道，中國有它廣大而可怕的層面。

城牆頭的用處並不限於收留難民。春暖花開時，難民結隊還鄉，上坡頭是散步的好去處。我可以在高頭縱目眺望，錦繡江南和遠處山巒盡收眼底。東北方龍蟠一方的山巒就是紫金山。等我熟悉當地名勝以後，登臨鍾山成爲我的一大享樂。紫金山（亦稱鍾山或蔣山）叢林蔭深處藏有幾座寺院，是很幽靜的歇腳處。還有明孝陵前石人

石馬墓道，身着盔甲的石頭衛士和伏地的石頭野獸都是守衛明太祖墳墓的巨構。

紫金山與皇陵傳聞

市井間那時依然流傳許多明朝的故事。據說，無人確知太祖下葬何方。因爲出殯之日，同時有九隊儀葬行列分別出九個城門。民間也盛傳皇帝陵有無價之寶陪葬，這一點我表示存疑。幾百年來中國的皇陵已經遭遇盜竊不計其數，恐怕所餘只有骨灰而已。

我到現在依然對紫金山仰慕不已，縱然時空已隔離這麼遠久。因爲平生最快樂的時光是消磨在那裏的。她的主峯並不陡峻，七月的一天我攀登峯頂。在北邊山巒的頂頭開滿一地英國王室表徵的紫色野附花 (Monkshood)。後來每年盛夏我總要爬上山頂一次，只爲察看野附花盛開的美景。那種景觀使我終生難忘。紫金山朝陽的山坡長着竹林和多種松樹。林木的夾道大約是和向修築的碎石便路，好方便香客往來，我喜歡廟院的靜謐，雖然並不崇拜廟中供奉的神祇，我倒寧願在大殿上靜坐片刻，或是守視信徒在香烟繚繞中

不忍離去，代表人們對希望的渴求。

南京的城郊景色出奇的美麗，我離開一做平陽的北方後尤其感受到美景誘人。我是不願為城池所困的人，不過南京是個大城，縱然城內也有許多名勝可供賞玩。琉璃塔遺址就是值得一遊的好地方。琉璃塔曾是中國奇景之一，可惜在太平天國戰火中全毀，如今只剩下散在遺址的景泰藍瓷片可供憑吊。據說塔高三層，為明朝三世皇帝永樂朝為紀念皇后所建，當在十五世紀初葉。施工歷十九年，完成時只有九層，而非原定的十三級浮圖。塔高近三百呎，地基處直徑約一百呎。它是逐漸向上削小其圓徑的。夜晚塔角飛簷共有一百四十盞明燈一齊點亮，把琉璃瓦映出奇巧的彩色。白天陽光照在瓦上泛出壯麗的色澤。這樣一座美好的建築自然衍生出許多迷信的傳說，也向後代發散各種怪誕的特質。那些明燈說是可以點亮三十三重天，也可以保佑下方的平安。

太平軍攻打南京之後琉璃塔毀於一旦，那是一八五六年。因為長毛革命軍害怕寶塔的法力無邊可能對他們不利，我所能看見的只是遺址附近湮沒在衰草中的一些琉璃瓦碎片而已。

塔基附近有一座精緻的小廟，以美妙的鐘聲而享盛名。那就是出名的「三姐妹鐘」。老和尚告訴我，銅鐘聲音所以發出如此美好共鳴，得緣於一家三姐妹奉獻她們生命俾她們鐘匠的父親完成皇帝的詔命。全家因鑄出的鐘不合要求而陷於愁城。有一夜三個女兒夢中看見一位觀音菩薩告訴她們下次老爸熔煉時投身融化的金屬中就可使大鐘產生完美的聲音。三位孝女決心隨著老父犧牲

性命，果然在下一大熔煉時不讓他知情投身大鑊之中。老鐘匠果然鑄造出一只音色完美的大鐘，發出美妙的聲音。我聽過類似的故事不止一次，也許在某處的確出過這樣的孝行，但未必是南京的「三姐妹鐘」。

後湖泛舟荷香迎人

玄武門外的後湖也是我常憶勿忘的舊遊之地。夏天的傍晚我喜歡約一、兩位友人去到城外湖邊雇一葉扁舟，消磨許多愉快的黃昏。船夫把船兒划過田間的荷葉，從夾道中前進。粉紅色的荷花在水面上盛開，直到太陽落山後才收斂起花瓣。可是清香一直散佈在湖面，使人倍感心醉。船夫趁天色已暗，有時從荷葉深處偷偷摘幾個蓮蓬頭讓我們嘗嘗蓮子的味道。荷花本已論面積整個租了出去的，蓮子個兒很大是做甜食的好材料，在月光下我們剝食蓮子，如同杏仁核大小，吃起來極為香嫩。若是遊人真的餓得慌，船家會為我們煮麵療饑。當我們吃麵條時，會欣賞從鄰船飄來的歌女的清唱聲。她們多半是職業歌女，帶到後湖來出局賣歌的。

我也記得宿舍附近的「鼓樓」。那是一座方形建築，漆成大紅色，頂部是放鼓的閣樓。有一條地道連接大街是前往江邊的通衢。地道中冬天是乞丐藏身的處所，夏天小販在那裏存放西瓜，使得西瓜清涼爽口。

南京有談不完的名勝和美景。我發現所選定的住處可以開窗面對紫金山時，心裏非常高興。從我的小樓下望，可以看見附近的菜園，幾戶農

家瓦舍和一處大魚潭。左邊望去是大學彎曲的高大建築，再過去可以看見一個小寶塔位於城牆外的小山上。城內到處有樹叢和菜園。因為幾百年前設計城池時故意包容很大的空地，若遇敵人包圍城池可以圍起城門靠城內的田地生產作物維持民食。

連我家的圍牆以內也有草地、竹園和菜園。佣人的下房設在背後的一角。我高興能在花臺上種植月季花，這在南宿州是辦不到的。花匠是功於心計的人，他央求我繼續雇他。他領我四處巡視說明種種難處。來到竹園時，他面帶憂愁地嘆氣說：「師母，這些竹子有些古怪呢！」

「真的嗎？」我頗為詫異地反問，「有什麼古怪？」

他告訴我：「它們不長筍子，每年春天我總是到處尋找，就找不到筍子。」

「這倒古怪。」我表同意，「從小我生長在中國，一直沒有聽說不生筍子的竹子。等季節來臨，我們起個大早找找看。我很喜歡吃春天的筍子。」

他眨眨眼皮領首同意，後來我們就不短缺有筍子吃了。後來國民革命軍進城，把白種人統統趕走，那花匠從此就失去踪影。據說他是拐帶許多值錢東西逃走的。

住在南京對我而言是一個熟知的新環境。雙親住在鎮江，離我只有兩小時的火車旅程。我時常去省親。母親顯然體力日竭。雖然她的家人多享長壽，又不算老，我對她的健康確實日益感到憂慮。

到南京的第一年我就生下頭胎女兒。有了孩子我就不能自由自在地去看兩老了。我生了孩子真是奇蹟，那時我還不知道大女兒是個長不大的低能兒，並未夢想到爲我們母女倆帶來了無指望的未來。幸而有四年之久對她我享受無知的漠視，反而快活的相處。也在回南京後的第一年，母親是慢慢地衰竭而去。幸虧她不知道我將遭遇多大的折磨。讓我把這一年作一個比較清晰的交代。

三個永難忘懷之日

一九二一年在大城教書使我對中國的現狀再度得以全盤認知。日本軍閥從第一次大戰中收穫豐腴。自一九一五年起日本開始積極征服中國。歐美列強因歐戰大忙特忙時，日本提出遺臭後世的二十一條，照條款行事中國無異是日本的殖民地。直到一九二二年召開華府會議，日本才把山東權益交還中國，恢復國家主權的獨立。情勢昭然若揭，除非中國能妥爲改組建立統一的中央政府，她終將被日本所鯨吞。有遠識的中國人無不焦急萬分，因爲軍閥們接二連三從日本借款壯大自己，而以國家的資源作爲抵押。

在南京安頓好以後，我馬上在東南大學教英文。學生們大都無心向學，一半因日本的強取豪奪而憤怒填膺，另一半則惦记着無知和麻木的當地軍閥。駐在南京那位軍閥比江北那位略勝一籌。他不願背叛祖國乃因終日抽鴉片缺乏辦事的精力而非出於愛國有心。我結交的朋友跟南宿州全然不同。我友人包括年輕的鄰居夫婦，中國人和美

國人都有，他們受過最現代化教育，眼光遠大。我的學生來自天南地北，有些是韓國人。他們仇恨日本人入骨。韓國家庭無法忍耐日本的高壓統治就教子女離鄉背井逃到海外，有的去關內，有的來關內，也有的去蘇俄。我從韓國流亡學生的反抗意識知道今日大韓民國得以屹立的根源。

二十年代的十年當中我經歷了三個永誌不忘的重大日子。一九二一年十月吾母病逝，是久病的後果。她已經從鵝口瘡痊癒，不過不能說斷了根。消化系的組織大約已爲帶菌的病毒所侵蝕而結疝，我推想，不問改服甚麼食物都無法吸收充分營養保持健康，我本打算送她回美國易地療養，她自認無法忍受越洋旅行帶來的暈船症。她一定覺得再開關一個生活環境爲時已晚，她終於慢慢凋謝，費時有數月之久。母親當然不願離我們而去，可是我們亦無計可施。我儘量抽空和她在一起。我已學習自立，可是和母親的親情是根深蒂固的。甚至有時我渴望早一點結束。這是青年人的殘忍，我如今對待自己的子女也有一種想法，只要他們當我在世時能享受自由自在的生活，我不應過份溺愛他們。當然也得容許讓親情之愛有成長的餘地。

海員墓碑上的詩句

十月間一個陰暗的午後，護士通知父親、妹妹和我，吾母命在旦夕時，只有我不能送她的終，如果她還有知覺，我會到病床見她最後一面，聽她臨終的遺言，但是她早已病得人事不知，我去不去她並不知道。我兀自留在大廳外眺望遠景

，却已熱淚盈眶。我想着正在作古的母親，看的却是眼底的景色，竹葉在窗前婆娑，山谷伸展在前面，零落的農家散在兩邊，茶黃色的稻田裡拾穗者迂緩地在田間走過，遠處是長在的青山。這一段時間我感覺我的血肉爲母親的離去而活活撕開。我渴望進屋裏去最後瞻仰她，可是我寸步難行。父親終於啓門出來，以奇怪的聲音說母親已走遠了。然後他拖着疲憊的身子走過大廳下樓去他的小書房，幾分鐘後妹妹也出來了，以後我就記不得了。

翌日鄰居教士規勸我進去在蓋棺以前最後看她一眼。

「她看起來很美，」鄰居以輕聲告訴我：「不跟你母親見最後一面，你會終生遺憾的。」我勉強地走進去，瞥一眼蠟狀的形體，我無法認得出來，而後就匆匆離開。事隔多年，我仍然願望忘掉那個蠟狀因，不過是古怪的別人。葬禮安排在次日，灰暗的秋天，下着淅瀝地雨。小小送殯行列順山勢往下走，越過山谷來到有圍牆小小洋人墳場。啊，長眠在異鄉的白種人墓園！小時候我母慣於帶領我去那兒上墳，去到幾年前故去的姐姐哥哥們的墳前獻花。我會默默銘記有些石碑上的墓誌銘。最古的墳總有一百多年了。有一坏綠草的墳場下，長眠了三具白人海員的遺骸，國籍不明，我依然記得他們合葬的墓碑刻着這樣的詩句：

「不問過路者是誰，
 ("Who'er thoa art who passeth by,
 當年我亦有如君，

As thou art now so once was I.
有朝一日君似我。

As I am now, so must thou be,
妥爲準備隨我來——

(Therefore prepare to follow me.)

吾母常帶我去幼嬰、兒童以及產婦病死者公墓憑吊。我記得她拒不到另一著名英國教士的樂士徘徊，因為它周圍有三名繼室和幾個子女作伴。

「這個老不要臉的！」她會怒憤地斥責。

可是我們也使她老人家長眠斯土，我比較心安的是挑選了一塊偏在一角的地方，可以承受陽光的照射，在附近圍牆上紫羅蘭爬滿了磚頭的磚縫中。

第一部完成的作品

辦完母親喪事回到南京的新家，我心頭充盈使吾母得以長在的需求，於是我動筆爲她寫傳記。當時我想也會公開表示是爲自己子女將來能記起他們的外婆而寫，這無異爲他們的外婆創作一幅畫像，因爲外婆在世時他們太小。我並不知道，這本從真正回憶中創作的『畫像』，後來竟成爲我的處女作品。直到多年以後我才把這份原稿看做是一本書。

它本來是爲我的子女而寫，完稿以後我放在一只盒子裡束諸高閣，只等孩子們長大足以自修時讓他們讀。我也沒有料到正因爲放在壁龕高處十分安全，後來在革命軍進城的大風浪中竟逃過了一次劫數。幾年後春天的涉外事變中我家被洗

劫一空，幾乎身無長物，只有這本母親「畫像」得以倖存。這本手稿後來携回美國，在農場中又等待多年。只因到那時我已確知長女是無法閱讀書籍的了。我爲她寫了一本小書，書名『永遠長不大的孩子』。(“The Child Who never Grow”))

事隔多年，當家用浩繁時我想起母親，知道她多麼願意助我一臂之力，我想她這本畫像以及她所奉獻的偉大使命，才以『流亡者』爲名出了書。它反而成爲我的第七本書，實際上它是我真正的處女作。

喪母後的暑假我和妹妹帶着我的長女上廬山牯嶺歇夏。我清楚地憶起，八月的一個下午，本該去午睡的，我突然興致沖沖說：「今天我要動筆寫作。我終於準備妥當了。」

我寫了一篇短短的散文，筆調輕鬆，但足以反映當時我的經驗和感受。我努力打字使它中看，其實恰得其反，因爲從來不精於使用打字機。然後我寄投「大西洋月刊」，那是初出茅廬者試投的目標。那篇題爲「也在中國」的隨筆不久爲大西洋月刊採用（約一千五百字）。當時我三十歲，是一九二二年夏天。而且我也收到「論壇月刊」主編索稿。鼓起餘勇我又寫了：「中華美地」一文（長三千六百字）寄去。

我並未因兩篇文章被錄用而平添重要意義，這事微不足道，但它們順利爲編者接納激發我有一種欣慰感，因爲自此我認真地着手寫我第一本小說。

當然我不願透露寫小說的秘密，如果有適當

人選我一定會告訴他的，朋友雖多，我早就知道他們的所長。那時我委實沒有友人或親戚可以交談有關我的寫作。我早就慣於住在深宅大院中。那時我享受和北方不同的家居生活。只有有限的錢我學母親的樣自己創造優美的室和庭院。院中花卉很多，傢具用低廉材料製成坐墊。那時時興用藤椅，既舒服又實用。中國紅木桌子可以便宜買到，瓷器店有的是漂亮的瓶子和花盆。有一天我在綢緞店找到廉價褪色貨就買來染成不同色澤製作窗簾和帷幔。我們灰色中式瓦房終於爲我馴服。我常想如果不想寫作，我會喜歡學建築和室內裝飾工作。

金大與中大的學生

其實我也熱中於烹調。如果不寫作，我會喜歡在大家庭或孤兒院中爲許多人供應伙食，或是做雕刻家。

我的環境比在南宿州時複雜得多，我在基督敎辦的金陵大學和公立東南大學（後改中央大學）教英文，接觸兩種全然不同的學生。金大多數會人士子弟，享獎學金，有的來自富庶人家，繳得起昂貴的學費。他們來自口岸城市，英語已有根基，家庭比較保守。東大學生多很貧窮，不懂英文，享公費待遇。我覺得教東大比金大要快慰得多。那些身穿中山裝的學生，求知慾旺盛，下課時羣集在我身邊發問不讓我走。如我不會講官話，就無法使課程廢續。我們艱苦的表達意思，談論世界大事，互有收益。我覺得從東大學生受惠匪淺。甚至現在我還跟其中少數逃脫共產黨魔掌

者保持通信，雖然大多數學生後來都在爾後的革命與戰火中犧牲掉了。

當時孫中山博士退往廣東，仍然爲統一全國而奮鬥。南京是在軍閥孫傳芳統治之下。除了與鄰省督軍交戰，我們也不大受到干擾。這種羣雄割踞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是屢見不鮮的。老百姓極有耐心等待情勢自行的解決。

我一向對政治沒有興趣，只關心人們的思想，所以仍然注意新文化運動的進展。到民國十年白話文已經公認爲新時代的應用文，問題出在白話能否用來創作真正文學作品？老學究堅持白話無法用來明理或表達古典的文體。西方學成的年輕學者證明可以做到。到那時只有報紙、雜誌盛行語體文。新文學健將的胡適又開風氣之先，以語體文寫下他的鉅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可惜只出版了上册，而未竟全功。僅憑上册也足證明語體文可以成爲流暢、優美的寫作語文，富彈性、生動，且能健全的表達思想。

新文學作品的缺點

胡適領頭示範以後，青年作家蜂湧而至至他的榜樣，於是坊間就出版了大量的實驗作品。我必須坦認，其中大部分十分拙劣，原因是不難想像的。自命爲摩登的年輕文士，內心燃燒着有欠明確的情感，野心勃勃，存心反抗，而實際上是無病呻吟，言之無物。他們粗魯地割斷傳統的根部，只顧匆忙接受西洋文化的皮毛。他們動筆創作時，當然是模倣西洋，不願學習偉大中國的文學人物。儘管一心西化，他們學習的仍是非常

陌生的西洋作家。實際上，文學作品中並沒有現代中國人，只有西化的中國人。多少次我翻閱獲得佳譽的中國小說，結果發現竟是剽竊西方的作品。我感到疲憊和失望。我去欣賞一場著名青年劇作家的話劇，發現竟是歐京·奧維爾（美國劇作家）的翻版，只不過把角色換了中國姓名，我心中的懊喪可以想見。

既然缺乏創新，許多文壇人物便忙於互相批評，以及推介膚淺的歐美作品。德國歌德那本小說「少年維特之煩惱」似乎是時代的寵兒，我讀過數百名中國「維特」的作品。

我記得稱爲中國雪萊的新詩人徐志摩曾與我在客廳中長談一小時。他舞動長長的手指，十分的誇張。他來自北方，個子修長，有古典俊美的外貌。從他白皙的手指就知道他從未體力勞動過。徐詩人天不假年，他成爲最早的空中旅客，死於一次空難中。如果活久些他是可以超越雪萊有更大的成就的。

這些新作家的作品都很短，連小說也短，好像沒有時間容許他們完成巨著。每一新情感和透視足以聳動作者出書。出版社多如雨後春筍，連南京街頭書攤上也擺滿平裝的薄書。一元錢可以買一筐書。新文化帶來的一個惡果就是年輕一代拋棄了孔子傳統，把古老的道德文章和規範一起丟棄。他們把老一輩斥爲偽善者，自己無異撕去所有衣裳裸身在街上行走，我想共黨思潮也就因此乘虛而入。中國孔孟之道的蒙塵，一如帝俄皇朝末代對東方正教的反叛，都是由於狂熱的憤激造成革命的種籽。

報紙啓發民衆知識

我也願指出報紙對新文學革命的貢獻。小時候我們只看得上海出的英文報。後來父親弄到「皇朝公報」時就讀給我們聽，上面除官員調職消息外沒有新聞。有時他唸城門口牆上壁報的抄錄訊息。如今西式報紙幾乎每一大城都有出版，而且語體化的文字使本來不通文墨的人都可以讀報。茶館中有人以讀報爲業，讓文盲可以知道天下事。於是老幼婦女都學習識字看報，因而民智大開。一次大戰的殘酷戰訊使一些崇拜歐西文化的青年彷徨無主，如果歐西各國野蠻撕殺瘋狂暴有如蠻邦，中國就沒有理由以歐美爲榜樣。然則又向何處尋找師承呢？

有如適時出現的答案，一次大戰接近尾聲時帝俄爆發革命，以一股粗野而危險的理想主義爲目標。年輕中國人守望俄國的知識份子宣布以農民爲盟友，聯手推翻沙皇王朝希望塑成新的文化與生活。中國摩登作家把「資本主義者的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一體打倒，就是受俄國革命的影響。

我在街上看見小孩不再把過路的白種男人或女人叫「洋鬼子」，改口爲「打倒帝國主義！」孩子們以爲那是一句詛咒話，使我心中倍感憂懼。青年也以呼喊這句口號而滿懷敵意。他們並不知道這口號的含義，只有一模糊觀念，以爲所有窮苦俄國人都變成富人。富人被趕下鄉或在都市當清潔伙，做骯髒工作。

不久就親眼見到實情。自從赤黨在俄國得勢

以後，成百的白俄人結隊由北而南逃往通商口岸落戶。我住在南宿州時就知道白俄過境的事。有人敲門，我打開一看門口有一小隊悲慘的俄國貴族，男女和幼兒蜷集在一起。連接受施捨也要發出傲然的不滿：「你沒有再好一點的舊鞋子嗎？」他們也對贈與的衣服表示不滿。他們一生頌指氣使已成習慣，現在離開巨宅和優渥生活在國外討乞無異是惡夢一場。

白俄難民流落中國以後，漂亮女兒到上海和天津咖啡廳當舞女，教年輕中國男士跳探戈和狐步舞。高大英俊的白俄青年當了中國富商的保鏢。另一方面中國年輕一代認為赤俄是世界上唯一打倒地主和貪官，推翻迷信宗教，建立科學政治的國家。當年中國年輕一代非常仰慕俄國，他們不知道俄國多年以來就有侵華的野心。

孫中山逝世的震撼

於是我遇上二十至三〇年代第二個驚天動地的死亡日子。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先生因肝癌病死北平。他抱着和軍閥談判統一全國的最後希望由廣州北上，那時馮玉祥暫時制服北方的一班軍人裝成共和政府模樣因而邀請革命領袖孫先生來北方共商國是。可嘆，壯志未酬，孫先生竟告不起。在我的意念中孫先生和西太后是同樣高不可仰的大人物。但孫中山擁有全然不同的浪漫特質。他受過基督教學校教育，却毫無私念的一心為其理想而奮鬥。大人物不會是孤星，一定有吸引同志的磁力，否則不會在其一生中成就倍大事業。

孫先生集基督徒和理想主義者於一身。他有時默默祈禱，居然如願以償。若未能如願，他就自己去幹。他獲得外國宗教的恩惠匪淺。不只是受到教育，他亟欲假手現代改革以狂熱奉獻加惠他的同胞。起初他並非反叛分子，而是一位願意服務人羣的基督徒。他所至之處看見太多的苦難和不公，因此他立志要改變別人稱為無法變更的國體。他受過完整的西醫外科訓練，也曾順利行醫濟世。後來由於體認到他的抱負難以忍受的緩

慢進度，才使他心回意轉的。不停歇的施捨醫術終生只能拯救少數的同胞，然而期待救援的國人何止百萬。他得到的結論是，唯有建立良好和現代政府才能使中國改革一新。於是他放棄行醫的職業，改以推翻滿清政府為他一生唯一決心，只有建立另一較好的政府，中國才會強盛，同胞才有獲救的希望。我以長住中國的美國僑民身分回憶這位專心一志為國事奔走的革命導師，不禁油然而生一種混合着憐憫、悲傷與仰慕的心情。孫先生一直贏得認識他的華人的敬愛，他仁心宅地，真誠無欺，在一個貪污橫行的時代他出淤泥而不染。從來沒有人說過孫中山先生的壞話。也沒有入懷疑他打着革命旗幟斂財。海外華僑遇到他莫不慷慨輸將，奉獻一己的財力希望能協助祖國的再生。大家都相信他，無人懷疑他不可靠。他特別吸引青年人在他身邊，因為不為他用，許多人就無處獲得雇用。照滿清政府任職的資歷，那些未曾修習文哲與歷史的第一批教會學校畢業生是不合管用資格的。自然而然這些人全投靠孫先生，他們以推翻滿清政府為職志，旨在建立以美國

為楷模的中華民國。如果孫先生成事，受過歐美教育的青年將在新政府供職。

未能實現救國理想

孫先生不問在海外和國內對這些青年常表歡迎。孫先生具有熱忱且煽動性的演講天才，他是天生的演說家。他相信他說的話永遠真實，他的夢想有一天會成為事實。他在全國各地佈建了革命的細胞組織，以年輕知識分子為骨幹，多年以來不問奮鬥、失望或挫敗，他始終領導他們。他撒手而去，惜乎太早，因為革命大業尚未成功。孫先生一生，是一個悲劇人物，他奉獻、孤獨，倍嘗失敗苦果。我們必須認明，作為演說家和革命導師的孫先生，也許不適於擔任組織工作也未曾親眼見到自己的夢想成為事實。事隔多年，我依然記得孫先生去世消息傳到南京的日子。有時我以為中國人已經把他忘記了。可是他離開塵世，他們就記起他以及他夢想為他們要做的而無法完成的事。他們哀悼他。誰來承繼他的遺志呢？當時看不出來。孫先生是中國革命的導師，人們互相談論他的軼事，他如何受苦，為了他們忍受貧困。他彌留時刻的細節被報紙詳載而傳誦一時。他苦痛的說出最後的心意：「我以為這次北上可使國家統一與和平。不料我反為惡疾所乘，如今已羣醫束手……我已置生死於度外，但多年奮鬥的壯志未酬最使余哀傷痛心……過去我曾試圖做個宣道人——使我國民得到平等——和自由。你們後死者，要努力奮鬥——使余志願得以實現。」

中國有句俗話，善士臨終時其言價值連城。臨終之言常為人刻在木簡上，寫在史書中。當時有位外國醫師請求孫先生多休息，他小睡片刻。翌日凌晨醒來時，他的四肢已冷。他在那個夜間仍抱住他的夢想不放。人們聽見他喃喃自語：「和平——奮鬥——救中國。」早上他終於撒手而逝。我們一遍又一遍閱讀報上的記載，人們以淚眼相對，人們忘却他未能實現他所有的夢想。他只奉獻了自己，他的遺像成爲希望的表徵。

列強對中國的態度

儘管孫先生的忠誠、善良空前絕後，僅有這種秉賦仍嫌不足。由於不諳國際關係的史實，他未能做最佳的判斷。歐美日本等列強無不以中國爲魚肉，企圖瓜分，那時只有蘇俄願意幫助中國，他宣稱今後國人須指望俄羅斯的協助。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列強在中國的威望已經喪失，部分因爲中國人認定大規模殺戮是道德淪喪的表現，更因爲他們倍嘗種種惡果。日本帝國聲稱作爲民主國家的盟邦，攫取了德國在中國的種種權益，並且得寸進尺的進軍中國大陸。中國民衆大爲憤怒，以至在日內瓦的代表團不敢簽字於凡爾賽和約。到一九二〇年赤俄共黨鞏固了本國的疆土，做出有遠見而狡狴的行動。他們自動放棄在中國享有的治外法權，表示今後以平等對待中國。蘇俄特使越飛到北平宣布這個消息。其他歐美使節對他不理會，而中國百姓與知識分子以友情和盛宴款待越飛 (adolph Joffe)。

西方列強對孫先生要求援助一概置之不理。

到一九二一年孫先生停止向西方求援，在上海接見越飛，正式接受蘇俄的幫助。他們發表共同宣言，表示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但允許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參加國民革命。以後在俄國顧問諮詢下，國民黨開始改組。其後不再聽到民主政治或共和政體，實施的是長時間的訓政時期。我是在中文報紙上發覺這些消息的，英文報紙則一字不提，連美國雜誌、週刊也不講它。

我害怕蘇俄的權力陰影已漸漸籠罩在大地上。猶憶隨雙親遊歷革命前的俄國，有些必然事態已露出凶兆。

父親曾說俄國會出現「敵基督」，當時我不明其含義，但這個字眼本身就恐怖莫名。如今俄國要與我的第二故鄉交友。那時我深盼有人登高一呼警告美國人事情的真相，可是我說甚麼呢？誰又會聽我呢？

奇人奇書 海內孤本 中華文化 珍貴遺產

清。金 天下才子必讀書

聖嘆評 本書共收錄歷代才子傑作三百五十四篇，篇篇詳加批註，句句妙語如珠。精裝十八開上下兩巨本。定價每部九〇〇元。國外每部定價美金二十五元，另加掛號郵資。

中外雜誌社代售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

代售 中華民國第十八屆十九屆二十屆

國際影展特刊 精彩印色

每冊臺幣 150 元十八、十九、二十叁冊合售 450 元國
外另加郵費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